

##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電郵至wp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南美一二

作者簡介：近期小說見刊於內地言情雜誌《愛客》，現在拉美醫學院讀大學四年級。

# 幼稚園，你好！



網絡圖片

古巴的雨季總是暴戾而急促。明淨的天空彷彿天天都要大哭一場才會開心。從超市回來，心已經涼了一半，歎口氣，今天晾在外面的十幾件衣服和兩張床單又遭了殃。

悻悻地往陽台走，卻發現掛衣服的繩子上都空了，丟了？我有後怕。正着急，驚鴻一瞥，才發現所有衣服都被收進了公共浴室，掛在欄杆上。不由地微微笑了。還能有誰？宿舍的樓道清潔工！在古巴，我遇見了辦事效率最低，卻也是最事無鉅細的人。

明明是二十好幾歲在讀大學的人，而校方完全是用幼稚園小朋友的方式照料我們，說委婉點是對我們呵護有加，直白點就是保護過度，再難聽點就是當我們是弱智白癡。

譬如，最近雨季來襲，廣播裡常常聽到的就是工作人員急吼吼的聲音，「請同學們即刻關好門窗，以免大雨飄進房間和走廊……」不由的好笑又好氣。在國內大學也會有這樣的廣播？真以為我們三歲還是五歲？

自我常常出沒於秘魯學姐宿舍樓後，我就招致了一系列的麻煩。先是我們宿舍樓層的管理員陰惻惻地問我，「你找她們去玩，是不是需要付錢？」愣住兩秒。覺得她的話很傷感情，沒好氣地堅決回答，「No！她們是我的朋友。不需要！」接着是秘魯的宿舍管理員義正辭嚴地告誡，「用眼睛提防着點，不要知人知面不知心，小心之後她們向你索東西！」再愣住兩秒，氣鼓鼓地瞪着她，「謝謝你！不過我不是笨蛋！」

有一段時間，我被禁止上秘魯女生宿舍樓。這也就罷了，每每我從自己的宿舍樓下來，剛走兩步，就會被樓管叫住，一雙火眼金睛上下打量我，「你要去哪？」

同樣的事情發生多次後，原本隱忍的態度，終於變成煩躁。開始我行我素。若她們叫住我，我頂多禮貌地一笑，便急步走過。這時候，中方派進來和古方溝通的翻譯姐姐找上了門，「聽說你最近和秘魯的學生混得很熟……聽說在放假，可是學校也有自己的紀律，你這樣搞不好會被記過處分……」

記過？處分？天啦！我不就是交了幾個外國朋友嘛，至於麼？不得不平心靜氣。然後溫和

地跟古巴人溝通多次，終於，他們開恩，我得以和秘魯學姐正常交往。

不過樓管還是三天兩頭造訪，每每給秘魯學姐施壓，「如果這個Chinita（中國小女孩）出現任何問題，你們必須負全責！」

「Chinita？」我吸口氣，直視她，握住拳頭，比劃出一個黑猩猩特有的造型，「Soy mujer fuerte！（我是彪悍強壯的女子！）」

自此，每每那個嘴裡叼着廉價雪茄，外表兇巴巴實則很有原則卻也很通人情的樓管，見到我都曾向我比出一個敬禮的姿勢，「Mujer fuerte！」

被古巴人理解為怯懦需要極度看護的人，不是沒有原因的。第一，因為政治關係，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對古巴有很大的支持和幫助，無論是哪一個學生出現問題，古方都難以交代。第二，中國學生比起其他拉美國度的學生西班牙語說得實在太爛，常常詞不達意，若發生衝突，免不了受欺負。第三，在這樣貧窮的國度裡，我們無疑是富裕的人群，而且因為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們大方而和善，總是熱心把一些用不着的東西送人。

在古巴呆久了，恍然間，會有一種自己很弱小的感覺，像是豆芽菜，瘦弱不經風雨。而且甚麼都不知道甚麼都不懂。

「你用些醋煮煮很快就會洗掉。」看見我正在洗水壺裡的水垢，正拾掇馬桶的男修理工好心叮嚀。我佯裝笑靨，心裡卻又忍不住感歎，這廁所簡直是豆腐渣工程裡的豆腐渣極品了，天天都見他來收拾三次……

也難怪，那水箱裡可以提起水閥的拉桿，都是用細細的線綁住的，一不小心就斷了，要不就是拉上來就卡在了排水球上，放不下了。可憐，哈瓦那是全世界最缺水的一百大城市之一，在學校我們每天停水十二小時，可這樣關不了閘門的水，在十二小時裡就這樣悄悄流逝，從早到晚。

然而他寧願天天修理三次，天天做解決不了問題的無用功，也不願意費點神徹底換掉馬桶設施。果然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所以一直拖着，拖到宇宙毀滅也罷。

古巴竟然是全世界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度之一，一方面覺得匪夷所思，畢竟，他們的經濟

是這樣貧困；一方面又覺得名副其實，畢竟，他們生活得毫無壓力。這裡，重工業幾乎沒開發，輕工業又極度落後。一大群人沒有崗位，待業在家。於此，國家力挽狂瀾，盡量減少失業人群，然每個機構、單位等需要的人群是固定的，所以就出現了這種情況，只需要用一個人的職位，用兩個人、三個人，甚至五個人。所以無論在學校還是在街上最常看見的境況就是一群穿着舊得甚至有些襤褸的人，三五個一堆，嬉笑着聊天。因為，他們沒有甚麼娛樂設施，連私人家庭上網，都是被國家明令禁止的違法事情。我有時候真的拜服在他們那兩片薄唇的威力之下。怎麼可以一天到晚，正事沒幹一件，而整天八卦聊天呢？

於此，古巴的長舌婦是最多的。譬如，我不過是和秘魯學姐走得近一點，半月功夫不到，連學校唯一的小賣部裡未曾謀一面煮咖啡的阿姨都認識我了。一見我，就是，「Chinita，你的秘魯朋友……」

學校最近給我們發一些即將過期的方便麵，算是對中國學生的特殊優待，其他十幾個國家的學生都沒有。我不過是好心送給了一個拖地大媽兩袋，不知怎麼就一傳十，一系列認識不認識的古巴人，跑來我面前，問我有沒有速食麵的。

一天發一袋，我想送也沒啊……力不從心後，大家彷彿對我抱怨諸多，覺得我小氣吧啦，搞得我很煩。不得不拿出了中國學生最擅長的盾牌，皺眉，狐疑，「您說甚麼啊？我一點都聽不懂……我西語很差的。」

大腹便便的修理工見我沒行動，便急了，直接把我的燒水壺奪過去，一系列的比畫：「加醋！醋！醋！」初高中學了多年的化學又不是白學了，我無語，「水垢還是軟的，用手撥擦就掉了……」他恍然頓悟，又補充一句，「若是你的水壺哪一天燒壞了，不用扔，找我給你修理。我是Mantenimiento（水電及家電修理工）。」我臉上訕訕的，也得等它壞了再說啊。正欲接過壺，那人卻徑直把手伸進去積極地幫我洗了起來。第一反應，這麼簡單的事情我明明可以的啊；第二反應，他的手剛修理過廁所。天啊……彼時，我看着這一臉憨厚笑着的人終於有了種要哭的衝動。

短載

作者簡介：作家，廣東人，香港長大和工作，現職傳訊顧問，閒時看看書，寫些小故事。

##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九）

既然大家都不相信，米高神父真為我們爭取到演出《馬克白》的機會，不如直接問班主任蔡小姐吧。不巧那天她大感冒，告了假，上午兩節英文課，由米高代。

那兩節用來作文，蔡小姐早已擬好題目，說去外國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要向外國人介紹香港一手藝，我們會介紹甚麼。

這還不容易，我當然寫車鞋啦，那是我的看家本領。觀塘和新蒲崗這麼多鞋廠，出口應該很多，外國朋友足下的皮靴，說不定是我車的呢，他們應該有興趣。

我埋頭就寫了，真是不假思索，落筆即就，由當初怎樣學分辨皮料，摸熟鞋模，到基本線步，學車鞋面，再車貴價的女裝高級鞋，一次過全寫出來，像腸胃吐出陳年積物，人都輕鬆了。很多工序的名詞，英文我並不知道，不過這也不難，真的不懂，便先寫中文，之後可以問人補上去。蔡小姐教的，無論看書作文，都不要因為生字停下來，繼續下去最重要。

車鞋寫到最後，怎樣收好？不如說：各位外國朋友，我媽在工廠車鞋幾十年，也是教我的師傅。媽說，我的工藝，好過很多技工，已經可以出來做事，會賺很多錢，多到千多元一個月，不過，我只是個十四歲的學生，你要問我，千多元當然很好，但永遠車鞋，我不想。各位外國朋友，你們認為我應該怎樣做呢。

文章寫完，讀一遍，放一角，看窗外風景。電風扇在頭頂悶響，外面山坡上的平地，蓋了個竹棚，去年也是這個時候演神功戲的。有些

同學也寫完，有個伏在桌面睡着了，側着頭，口水流濕了作文簿。

神父今天出奇的安靜，我們以為他會講講《馬克白》演出的事，他卻沒有，只坐在教員座位上上看書。他這時起來，到窗邊站了一回，看坡上的工人搭棚，又站到伏睡的同學那邊，看了好一會。

那節課之後，米高就沒再出現。中間發生了甚麼事，級裡流傳幾個版本。一是他任期本就到了，只是沒跟學生說，另一說法是校長不喜歡他，覺得他教的東西太新奇，影響正常學習。三是他嫌這兒的學生太聽話，沒意思，自己要走。

那天的雙節作文課完了後，因為要換壁報，我們三四個在課室快快吃了麵包，便把舊壁報整幅拆下來，把新壁報用釘槍釘上去。「玄妙大師」的身手很好，爬椅爬桌輕鬆，此刻拿住支巨型釘槍，卡嚓卡嚓正牢固畫紙，我們在下面用顏色紙剪字。突然釘槍停了下來，「玄妙大師」叫我們看窗外，戲棚方向的草坡。搭棚工人午休去了，都不在，卻見到米高神父和李鴻儀，還有成班的幾個同學，在草坡上來回散步，在談些甚麼。李鴻儀手執幾束狗尾草，應是從山上更高的地方摘來的。

「好傢伙，還抽煙。」「玄妙大師」眼利看到，到我們看的時候，已沒了。

「二叔」那時剛外出買卡紙，不然見到李鴻儀那班人這樣巴結，更厭她。因為有這麼一段，後來又生出許多麻煩。第

二天，我們正上數學課，有人來叫，五個五個同學，輪流到下面校長室去。我和「二叔」、「玄妙大師」、和兩個有份換壁報的同學一組。

校長室裡，不見老師，只有校長，還有個生面的修女，她比校長又要年紀大一點，圓圓的東方臉孔，黝黑結實，不像中國人，坐在轉角沙發上。眼鏡後面的眼睛，細看我們每一個。

校長說：「請大家來，是想你們幫忙找點資料。昨天晚上，街坊會在對面演大戲，我們收到投訴，說昨晚中午工人不在的時候，我們有學生闖進了戲棚，棚裡就丟了東西，還說學生留下煙蒂，差點燒了戲棚。」

「大家昨天中午，有沒有看見甚麼？」沒人作聲。「二叔」是真不知情，自然一副無聊樣子，看天望地，生面修女留了神。

這樣靜默了一回，校長便說，似乎大家都沒看見，於是叫我們回去上課。回到教室甫坐下，「二叔」又給叫了下去，足足一堂課的時間才上來。上來時變了樣。

我們想問她甚麼事已來不及了，因為一個一個都給再傳下去，分開房間，單獨問。我是校長親自問的。那時快中午了，壁鐘指着十一點十一。她說，你爸爸是老實人，我不想驚動他，如果你看見甚麼，告訴我就行了。說着給我遞來一小碟曲奇。我餓，拿了一塊。

「那時我們在班房做壁報，從窗口看見米高神父在山坡上散步。」我說，一口吞下曲奇。

「跟誰？」

「沒看見。」

「是沒看見，還是根本沒其他人？」

曲奇的芬芳，叫人聰明起來，我突然明白校長的意思。再拿一塊，說，沒其他人！

浮城誌

作者簡介：芸芸80後之一，著有《死在路上也不錯》

周榕榕

## 外婆那些雞爪

最近說起去外婆家，首先想起的是雞爪。沒錯，那種曲張猙獰的爪子，醃成醬色，一隻隻剝成兩半，裝在雙層透明塑料袋裡，旁邊是一包醃蘿蔔，一小包醬料。

入外婆家前，先要隔着一扇鐵門直起喉嚨喊：阿嬤——，待聲音傳到裡屋了，自然有一聲回音：來了！！然後看到一個瘦小的身影邁着小碎步奔來，笑咪咪地開門，把我們迎進屋內。接下來是一陣忙亂的張羅：這是開水壺、那裡有乾毛巾，吃飯了嗎？洗澡不？等等，來！她圍着裡屋和廚房圍圍轉，終於把我們招到大雪櫃前，打開，捧出一個鋁製的臉盆，裡面是一個大塑料袋。我們開始頻頻打眼色：估計是那個！當然，不然呢？果然，塑料袋一拆開，正是滿滿的一大包雞爪子。

早在雞爪子成災之前，氾濫的是魚片跟肉乾，再之前是旺旺仙貝餅，再再之前好像是罐裝花生湯……總言之，八十有多的阿嬤豎起了耳朵，仔細捕捉了我們言語中任何與食品有關的字句。上一回我不過提來了一小袋雞爪，想說來個促膝夜談，下酒打牙祭，從此外婆深深相信，我家孫女愛的便是此物！

自從外公去世，外婆的注意力便無處安放，我們這些小輩也就盡量去得勤些，隔三差五到她家過夜。去得早了，就在接過一大盆食物之後，搬個板凳聽她說些往事：「那時候，老頭還在學校裡工作，我嘛是護士，不就防疫工作嗎，組織派我們到學校去，就這麼認識了。」老式風扇在旁邊嗡嗡地作響，外婆的聲音像深井裡的石頭，堅硬卻又圓潤：「結婚的時候，窮啊！結婚前他就考上大學了，我說你去，多少年我等你，他說不行，等不了了。」於是他們先成了親，然後外公去讀大學，外婆生下了大舅，一等就是好幾年：「結婚六十幾年了，也沒吵過架，哪有甚好吵的，他大聲我就不做聲；我要大聲，他就不出聲了。」說得興起的時候，外婆會得把那些陳年的老照片翻出來，一張一張，都是來自半個世紀前的歷史縮影，外公的畢業證書上甚至寫着「中華民國××年」。我們的驚歎連着外婆的嘆息，自然，我們的懷緬比起她的，總歸是輕浮。

事實上自外公走後，屋裡反而多了他的痕跡：放大鏡、物理書、他用的鋼筆和手提電話，以及在電視機前擺了一列的單人照片……我無法理解這六、七幅一模一樣的外公的照片可以為外婆帶來怎樣的安慰；我可以感受到的是，屋內那些突然調快了十五分鐘的時鐘體現了她相當寂寞的時間觀：一個人的時候總希望時間的速度能夠快些，再快些。

「快八點了！」說到一定時候，外婆總會瞄一眼時鐘（實際上那時往往才七點出頭）把我們趕到房間去：「說些有的沒的，去、去、去啃雞爪。」末了朝捧着鋁製大盆的我們一笑，是那種看兒孫幸福的滿意的笑。

試筆

黃金月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中五

## 兼職記趣

「哪哪……哪……哪」手電中的響鬧裝置把我從甜美的睡夢中扯回現實，在朦朧中，所看到的時間已經是9時40分。「甚麼？我的天，今天是我兼職的第一天，我是絕對不能遲到的！」受了太大打擊的我大叫着。於是，我連忙換上工作服，再戴上媽媽送給我的幸運手錶，怎料……甚麼，現在才八時正！距離上班的時間還有一小時？今天真是「幸運」的一天。

為了第一天給老闆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就這樣，我決定提早上班。由於我的兼職是在街口前面的便利店做收銀員，所以我可以步行上班，還足足節省了一大筆的車資。在步行的路上，我懷着忐忑又興奮的心情，也不斷在幻想同事們究竟是甚麼長相……

走到便利店門前，緊張的心情亦隨即湧現，深呼吸，放鬆……於是我便鼓起勇氣來迎接我人生第一份兼職！「噢……」（彩炮的聲音）「嘩！發生甚麼事？」我雙手蓋頭地問。「哈哈！這是為迎接你成為我們一分子的歡迎儀式。夠驚喜了吧？」一位和藹可親的女職員向我解釋。過了一會兒，驚嚇的心情終於給平復下來，然後，我和店裡兩名職員開始互相認識。剛投入工作的時候，總是不太記得那些按鈕的位置，幸好有小唯的幫助和提醒，才令我可以輕易過關。

終於過了一個上午，肚子也咕嚕咕嚕地響起來，小唯得知我肚子餓，於是便叫我先吃午飯，然後再工作。我在「叮一叮」的熟食貨架上左挑右挑，豉油皇雞翼飯、肉醬意粉還是吞拿魚焗薯？到底該選擇哪個……可是，我的肚子已經餓得打起鼓來，怎麼辦？正當我摸不着頭腦又想找小唯幫忙的時候，少杰（另一個男職員）就出現在我的眼前，手上拿着三文魚三文治，相信是準備給我的。「這是給你的，看你左挑右挑也挑不到，真看不過眼！」少杰生氣地說。我當然很不服氣，不過仍舊把它接過來，狼吞虎咽地吃下三文治。之後，我便走回收銀機前獨個兒開始揣摩收費的步驟。「真有夠笨拙！收銀這門工作已經很簡單，奈何你就是不能熟習，還要小唯在旁幫忙，請你來工作真的還降低了大伙的工作效率！」少杰的嘴巴總是這麼不留情。遠處的小唯看到我面有難色，於是走過來幫我解畫，「少杰就是這樣，嘴巴是毒毒的，其實他人還蠻好的，他只是想你快點適應而已。」真的是這樣嗎？過了一會兒，少杰就提出下班後要幫我做特訓，我當然急不可待就答應了。

下班後，少杰便相約我到快餐店進行特訓。開始特訓的時候，少杰不時都會找出我的錯處，然後就不停地罵，就像機關槍轟炸我那脆弱的耳朵般。不過，其實少杰向我炮轟只是希望我不要一錯再錯，於是，餘下的訓練時間我都是小心翼翼。過了一個小時以後，我終於能熟習少杰所教授的收銀技巧，少杰當然非常高興，還不斷掃亂我的頭髮。「太可惡了！我的髮型……」我碎碎念。「喂！你在自言自語甚麼？」少杰問。「現在時間也不早了，要不我請你吃晚餐，就當是慶祝你加入了我們這個大家庭吧！」「好，好，好！我的肚子又餓得轟隆隆地叫，麻煩要一個巨無霸餐，多加一個麥旋風和一個蘋果批。」我急不及待地說。「嘩……食量驚人！」少杰笑着說。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和少杰的特訓也圓滿結束。分別的時候，少杰還特別提醒我回家後要勤加練習，不要偷懶，更期待我明天的工作表現。在回家的路上，腦海中不時浮現今天兼職的情況。原以為全部的兼職都是沉悶、無聊，可是想不到這份兼職是這麼的有趣，我亦樂在其中。可能，今個夏天會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吧！真期待……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